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十七回 槐氏兵間逃命 王婆水裡喪生

且說鎮國王認著雙印，父子主僕正自談心，听得外面叩門，原來是任守志的兩個家丁找至此間，安寧領他們進來，天色已晚，大家安歇。次日九千歲大犒三軍，修了保本，付與高公。曹元帥歇兵三日，拔營起寨。高公父子主僕灑淚與辭，王爺善言慰遣，出得城來，車馬僕從與曹元帥一同起行。那日到了杭州仁和縣，曹元帥出榜安民，清家戶口。附近州縣文武都來迎接。那富陽縣統制戴士杰與曹元帥有舊，相見之下，待以殊禮。曹爺留宴，談心敘舊，此時那水寨子名清已與戴老爺作了長隨，站在戴公的背後，聽著曹爺談說往事，聽到爽快之處，他竟放聲大笑起來，被戴老爺喝退一邊。曹爺道：「此人樸實可取，兄到不要叱他。」戴公道：「因他可取，所以弟叫他退了。前者五松山之事，他竟走來見我，如此如此，豈不可取？」曹爺哈哈笑道：「難得，難得！看起來與我輩胸襟何異？這樣朋友正不易得。來，來，來，來，本帥敬你一大杯！」水清咧著大嘴而笑，跪在地下接酒而飲。當下二人作竟日談，戴公方才離去。曹爺因牽掛姑父、姑母及瓊花小姐，要去拜望，先著人去柳黃村送信。去人回來，方知已避兵上京去了。次日傳令該管地方官員。備了船隻，帶兵至臨平江口，棄陸登舟，從水路回兵。

言不著平南元帥回人馬，聽把那槐氏鄒婆明一明。從那日賣了瓊花寇小姐，得銀四百有餘零，他二人盡性吃喝吞酒肉，豐衣足食任縱橫。樂了來又說又笑又唱曲，煩了來又哭又喊又哼哼。兩個人一對一聲哭愛子，哭夠了擦擦眼淚再喝鍾。自古道：坐吃山空總有盡，人口猶如無底坑。不上三年花完了，手內銀錢漸漸空。鄒婆子只得從作舊買賣，那槐氏無奈之何作女工。不能吃肉喝美酒，只好是將就餬口度餘生。不料那日遭民變，忽然半夜起刀兵。幸喜未被賊殺死，跟著那逃荒男女跑出城。奔至那無賊去處全躲避，只落得巡茶討飯且偷生。二人到此無活計，商量投親上汴京。槐氏有個叔伯嬸，某王爺府內暫安身。鄒婆有個表弟，某大人府內作家丁。二人主意商量妥，挨途乞化往前行。迎面遇見王老鴛，背著個包袱喘連聲。三人彼此相認識，大家一同坐在埃塵。敘話談心說以往，共訴兵荒苦惱情。王婆說：「一言難盡我的苦，更比別人大不同。高樓瓦舍全燒盡，院中人死走逃亡散個精。剩我一人無倚靠，孤苦伶仃似飄蓬。」鄒婆說：「姐姐如今那裡去？」王婆說：「愚意思量要上京。我有個嫡親妹子開春院，扁食巷西邊大有名。投至那裡同住下，慢思後計再經營。」槐氏回言說：「正好，咱三人如今何不搭伴行。我倆也要東京去，一路同行有照應。」三人彼此商定，歇息一回又登程。到了臨平江口上，一齊上岸坐埃塵。鄒婆未語先陪笑，眼望著鴛子開言把大姐稱。

婆子說：「王大姐，咱們走旱路，幾時才到？莫如僱只回腳船，又快省氣力。」王婆說：「好固然好，得花好幾兩銀子，說定了就得先給一半，不然人家不載。咱既要搭船，先說明了，咱三人每人拿出一股，搭一隻船，坐了去罷。那不是好幾隻呢？鄒妹子，你往下走幾步，招呼過來，咱們和他說。」槐氏說：「那是自然。我還有一句話：我們身邊盤費不多，老姐姐要有銀子，先替我們墊上，到了京中，本利奉還。不是說大話，到了京中，見了他十八姥姥，就不愁銀子使了。」鄒婆說：「我表弟手裡過活至少也有三二十萬銀子，他有信請我好幾次了，我因捨不得故土，未曾去得成。」王婆說：「也與你帶幾兩銀子來麼？」鄒婆紅著臉道：「誰家沒妥當人就帶銀子？」說著，起身往下就走。王婆喚道：「妹子你且站住，咱們說妥了再去搭船。你們到底有多少銀子？我是不能墊的。這包裡中是幾件舊衣，並無財物。那一夜忙亂之處，顧命還顧不過來，好東好西一些也沒抓著，一股船錢我這裡打算著難湊，那有許多？要有我就拿出來，搭只船，大伙兒坐了去。咱姐兒們是誰，還講什麼還不還的。」槐氏、鄒婆聽得此言，一齊把嘴兒撇起。

他二人因見王婆包裡重，十分親近表交情。指望著騙他的盤費同船走，借此投親好上京。不料王婆多老練，更比他們算法精。鐵桶加箍不上當，二人那時火化水。又是饑來又是渴，又是腰酸又腳痛。鄒婆重又回身坐，兩個人望著王婆又念誦。訴些煩惱說些苦，淒淒慘慘淚直流。王婆更又哭得好，三個人數數落落對誇窮。一對五句從頭訴，話至傷心大放聲。三人哭至熱鬧處，驚動了江內船中一誥封。這位夫人多慈善，正坐窗前看的明。聽他們苦惱情節多慘切，不由得動了仁慈側隱心。這夫人忙啟紗窗朝外看，有語開言把話明。

那夫人因見三人淒慘之狀，心中憐憫，又聽他訴許多苦楚，一發不忍，遂推窗向三人問道：「你們可是仁和縣逃難之人麼？」三人見問，一齊站起，哭的哭，拜的拜，才要大訴其苦，夫人說：「你們的苦處我都聽見，不須再講。無有盤費，路遠難行，我這船也正要上京，後面小艙中盡可住得下你們三個，有的家常茶飯，只管吃些，等到京時，各投所親。這個如何？」三人聽畢，倒身下拜，說了好幾句感恩佩德的良心話。夫人吩咐搭跳，三人上船，重新拜了夫人，賜些茶與他們吃了。天晚，大家安歇。次日開船走路。

這日到了寶珠灘，天晚灣船。前面是曹元帥艤艙，後邊是高老爺的大船，這夫人的船就灣在高公船側。槐氏三人住在船尾，小艙中吃了晚飯，無事閒坐。槐氏把鄒婆拉了一把，二人一同出艙，至無人之處，槐氏向鄒婆耳邊說：「咱們發點財兒罷。」婆子說：「什麼？」槐氏說：「前日那一夜五更，老王睡著了，我打開他那包袱、匣子中看了看，都是些金珠玉翠，上好的寶石，約值五六百銀子。咱們如此這般，豈不到手？只是沒錢打酒買東西怎好？」鄒婆喜道：「等我借錢去。只說他失了腳，這船上那是他的親人？誰管這閒帳不成？好計好計？」一面走至前艙，望一個僕婦借了幾百銅錢，拿到岸上買些熟肉好菜，一瓶好酒，拿到艙中。

不多一時黃昏後，前後艙中點上燈。涼爽一回齊安睡，各船上吆喝羅鳴起了更。一輪明月波心照，鄒婆子拿出酒肉笑盈盈。眼望著槐氏王婆呼姐妹：「今夜晚十分炎熱睡不穩。我今打了一壺酒，咱姐妹且到船頭飲幾盅。等著涼快了再睡，免得蚊子把肉叮。」王婆聽見說吃酒，樂的兩眼一眯縫。說：「妹子何苦又花鈔，姐姐替你怪心疼。不能幫助到叨擾，使我心內不安穩。」鄒婆說：「幾個錢的東西什麼要緊？不過彼此愛喝盅。姐妹黃連水裡洗洗澡，苦中鬧個狗兒撲登。」那槐氏故意也說謙遜話，王婆眼下入牢籠。三個人悄悄走到船尾上，不用燈光趁月明。肥肉熟雞鮮美菜，熱酒高斟敬大盅。二人不住把姐姐讓，不知死的王婆盡著力兒吞。不多時沉沉醉，身軀歪倒眼朦朧。鼻聲振耳如死狗，槐氏鄒婆長笑容。慢慢與他鬆衣扣，上下渾身剝個精，鄒婆子一面脫著一面罵：「刻薄娼婦了不成！分文不肯拿出手，一個雜邊當眼睛。今朝吃我的便宜嘴，送你去住水晶宮。若干的銀子拿不去，看你心疼不心疼？」槐氏說：「合該是咱們福，老粉頭一場積攢到頭空。這是他花中取利陰功損，咱二人只當打個抱不平。」他二人一面罵著忙抬起，把王婆抬至船邊往下扔。咕咚一聲剛下去，又聽得對面船頭髮喊聲。

原來這邊就是高公的坐船。鄭安寧與幾個防護兵丁因天氣甚熱，交了二鼓，都在蒼棚下打盹。那鄭安寧因是在大江面上，恐有不測，時刻防備，歪在棚下，不敢實睡。起先對面船上有三個婦人月下吃酒說笑，後來見醉了一個，躺在一邊，那兩個婦人與他脫了衣服，抬起來，安寧只當抬進艙中去，又見他似白羊一般，甚是難看，把雙睛一閉，只聽撲通一聲，嚇的把二目一睜，見他二人把一個婦人扔在江中去了。小豪傑心中一怒，翻身爬起，一縱身軀，跳過船來，一隻手抓住一個，大叫道：「有人害人！」槐氏、鄒婆嚇的魂不附體，顛作一堆。驚醒了前艙的夫人，忙命院子出來觀看，見安寧按著兩個婦人，忙向前問，安寧道：「我主奉威遠王九千歲差遣進京上本，在下奉令巡更。方才見你這邊船上這兩個婦人抬著一個婦人扔在江中，因此跳過船來，將他二人拿住。」院子大驚道：「多虧將爺看見，不然我們難免一番口舌了！我們這船是從山東來的，孀居主母帶著小主人上京投親，主母一時慈悲，帶他三人上京，乃是好意，不料他們作出這樣事來。」安寧問道：「你二人姓甚麼名誰？既然是一同避難之人，為何扔他下水？」鄒婆說：「老身勾氏，姓鄒；這一位是翰林夫人寇門槐氏，因避兵逃躲出來，上京投奔寧波侯海老爺家，是他娘家。呸！不是，不是，是他表兄家。那一個是美人街的挽鴛子，半路撞見的，搭伴同行。」院子說：「管你那些閒帳？我問你為何把他扔在水中？」槐氏說：「那個扔他來？是他失腳掉下去了。無仇無恨，我們為什麼害他？」